千里追逃敌　凯旋武夷山

记建瓯等地的解放

朱火金整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命令，一举突破国民党所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坚决执行刘邓首长“直趋浙赣线，扩大京沪杭会战”的命令，切断浙赣线，斩断敌人妄图拚命保住的生命线，这卓绝的谋略，体现了刘邓用兵高瞻远瞩、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在胜利渡江后，就象三支脱弦之箭，以最快的速度，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勇猛地追歼从长江防线溃退之敌，完成刘邓首长交给的夺取从“进贤至义乌”千里浙赣铁路段的战斗任务。并报告总前委，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先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即可切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截断了浙赣线，就完全堵死了蒋军从陆路南逃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五月六日，浙赣线从进贤到义乌的千里铁路线已被我军控制，敌妄想从浙赣线乘车逃跑已成梦幻。

我五兵团各部从江山、玉山、广丰一线，随尾紧追溃逃之敌五十五、九十六军等敌军。为了配合五兵团歼敌，五月八日，第四兵团命令十五军："敌李延年兵团正由江山向西南溃退，限令你军于五月十日进占建阳，断敌退路，配合五兵团全歼该敌"。当时，十五军各部正在分散清剿溃散逃敌，远者在百余里之外，由于任务紧迫，遂一面集结部队，一面兼程前进。我十五军四十四师（配属一三五团），两天以二百七十里强行军，从铅山出发，九日晨进入崇安，于十日夜抢占建阳城，突然袭击刚从水吉逃来还立足未稳之敌五十五军，俘敌三百五十余人，并与五兵团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使我军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建阳城上。同时，我四十五师（缺一三五团），卸下辎重，由崇安轻装入山，取道捷径追击敌人。第一三三团一天行军一百五十里，奔袭水吉，将敌联勤总部歼灭于水吉地区，并利用缴获来的敌军汽车，组织快速部队，追击逃敌。十一日，我一三四团在水吉西南十

三公里小湖地区，把从浙赣边境逃窜至闽的敌九十六军、九十八军、五十五军等残部打得七零八落。我一三五团沿着武夷山追剿，一直追到武夷山北麓的花亭，与长期坚持战斗在武夷山的闽浙赣游击纵队（司令员曾镜冰）胜利会师。游击队立即配合和支援部队，向部队介绍情况，为部队作响导，展开对逃敌的清剿，很快地剿灭了这股溃逃之敌。

我四十四师占领建阳后，得知敌李延年兵团主力在我军到达四小时前从该地南窜，即以二百三十里之强行军向南追击，十三日强占建瓯。敌五十五军一部窜入山地，我军除留下一三〇团在此清剿残敌外，主力继续南进追敌。这时侯的敌人已成强弩之末。由于我军一路奔袭，进军速度迅速，仅得逃敌沿途大部分桥梁均未来得及破坏，我军又利用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交通工具——汽车追歼敌人，更是如虎添翼，飞速前进。五月十四日，我四十四师主力进抵南平，这时，溃逃之敌正汇集于此，还自以为从此“脱险”了，暗自庆幸摆脱我军追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汽车飞驰而至，敌人还未能辨明来者是谁，以为乘汽车来的是友军。这时我军立即组成突击队，直插敌阵，抢占有利地势，发起猛烈攻势，敌人以为我军是神兵天降，还未来得及组织火力抵抗，就做了俘虏。在我军猛烈火力的打击下，敌五十五军基本被歼。南平胜利解放。

我刘邓大军自五月六日在浙赣线歼敌，五月八日我十五军奉命配合五兵团入闽作战，到十四日占领南平，前后不到十天，我军翻越武夷山，驰骋千里，歼敌逾万，解放了崇安、建阳、建瓯、南平和古田等县、市，执行了刘邓首长指示："造成了今后对赣西与闽南机动的便利条件"。五月十八日，我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指示："渡江作战现刻已告结束，准备迎接新的任务。"胜利地创造了驰骋千里追逃敌，凯旋震憾武夷山的史无前例的战绩。

记剿获匪闽浙赣特击司令胥澄治

王斗星

东风浩荡遍地绿，旭日东升滔天红，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然而敌人、反动派不甘心死亡，趁我大军继续解放福州等各地之机，竟敢纠集其残兵败将密谋策划，组织匪特击司令部到处扰乱人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我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集中兵力，进行全面、彻底的消灭匪特。

一九五〇年四月间解放军进驻房道区一个营，开展清剿匪特工作。当时我是房道区干部，奉命配合部队剿匪，随军连夜前往岚下乡新源村。此处高山峻岭，为瓯延顺三县交界之地。匪特活动频繁，顺昌等处也有部队在此地区进行重点清剿。我们一个连在新源村住了一夜，晚上做好清剿准备，选集精干的部队人员，组织一个小分队四十余人，配备机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掷弹筒等武器，每个人随带干粮，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从新源村出发，翻山越岭插入深山密林，时将中午在一条羊肠小道中，遥望远处有人走动，部队迅速隐蔽到山村里，我一人化装便衣向前去与那人接近，见面时只见那人年约三十余岁，身穿民衣，脸色苍白，我以当地口音向他问话，“兄弟往何处”？他答：“前往前面村子探亲”。我说：“我也是到阳墩村去探亲的”。接着那人又说：“我刚才在那边山路口，碰见几个武装兄弟要我去给他送信，可我是个老实农民，不敢去送信”。我说：“咱们都是自己人，何必说假话？兄弟们手中有枪，那个敢不去送信”？他被我这样一说，又承认他是刚去送信的，我见那人说话吞吞吐吐引起了很大的怀疑，我随口就说：“我也是因那边紧张，有重要公事向老板报告的，我看你也是有公事在身的吧”！那人马上说：“我是司令部的事务长，奉命前往催粮的”、我见他暴露了情况，立即随机引他走到树林旁，叫我们部队把他抓了起来、经解放军连长严加审问和政策攻心，反复说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自新才有出路”的政策。在政治动员和军事压力之下，他终于供出匪司令部的情况。他说：自从解放军上高山入密林，清山围剿，司令部即迁移在一片又高又密的芦苇的平洋地区草丛

内，司令部约有六、七人，保护这个司令部的自卫队约三十余人，步枪三十余枝，机枪一挺，而自卫队的住处是在另外一处，离司令部有一段路。解放军连长据此情况，指挥部队围攻匪司令部，分配一个班埋伏在匪自卫队去匪司令部的半路，以堵击来援之敌，並交代在押的匪事务长带路，如有半点差错，就地枪决。我们秘密潜入，布署包围圈，规定鸣枪为号，从四方八面一齐进攻匪司令部，机枪、掷弹筒也同时向敌人击射。我们冲进一座茅屋，只见几铺床和两个美式手雷。我们发现敌人是刚从这里逃出的，我把两棵手雷挂上腰部皮带上，和解放军战士们钻进又高又密的芦苇丛里追踪袭击逃匪。解放军战士们勇猛地横冲直撞，四处搜查好久，才发现在芦苇丛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臀部受伤趟倒在那里，部队立即进行医疗抢救，並问明他的情况，他说是山东人，原福建省第三专区保安处副司令胥澄冶，上山为匪任闽浙赣司令。经包扎、打补针给补品之后，解放军连长进一步盘问匪司令部有多少人及活动情况。匪司令说："我这里只有七人，三人外出，一个孙××副官是化装国军伤兵，到海边与金门联络，一个去催粮，一个在自卫队里边，剩下我们四人闻枪而逃，现在不知他们去向"。连长说："我们大力宣传政策，下山自新，立功赎罪，你怎么不下山投诚"。他说："我

自知四面楚歌，难以生存，想把司令部带下山投诚，可是我们的参谋长全章林不同意，这里的实权操纵在他手。此地山区多住浙江人，他也是浙江来此多年，所以他的势力很大，自卫队的兵力都在他手中，他不下山我们就无法……”。我们再次全面清山搜查之后，整队返回，匪司令胥澄冶在担架上因流血过多半途死亡，随即将尸体埋在路旁的山脚下。我们回到营部立即向上级汇报围剿匪司令部的情况，第二天我又奉县剿匪指挥部命令，带一班到顺昌阳墩村附近山脚下把匪司令胥澄冶的尸体移运建瓯。一百五十多华里的崎岖山路，用薄木板作棺材，长途组织运输任务很重。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我们按上级指示，在棺材板及沿途张贴“匪司令胥澄冶执迷不悟的下场”，“顽固抵抗死路一条”等标语。一路上我们宣传剿匪反特，所过之处，许多群众赶来观看，个个扬眉吐气，拍手称好，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严重打击了匪特的嚣张气焰，使我县的清剿匪特工作得以进一步深入开展。棺材送到水西时，由区武装部长张健同志带去交差，听说后来在城里还拍过照片展览。

东游区解放前后的敌我斗争回忆

曹贡金、曹贡崇口述、江明星整理

（一）

一九四六年，当时闽北游击队司令员陈贵芳（已故），派陈正贵（已故）带领一个游击分队到水北的大仑、翁坑、温洋、南坑里、西坑里一带地方开展游击活动，我们兄弟三人中大哥贡金、二弟贡强、三弟贡崇在一九四七年先后参加了贫农团活动，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抗地租、抗捐税、抗壮丁的“三抗”斗争。一九四八年古历十二月十四日曹贡崇由陈正贵、邱福吉同志介绍，上级党委陈贵芳批准，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大约十二月二十边（古历）上级党委派邱福吉、张正月到翁坑，在黄天送家楼上召集本村党员开会，推选曹贡崇任支部组织委员，同时邱福吉个别对我说：支部书记是张正月（温洋人）；宣传委员是梁名福（大仑人），绝对不能向别人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此后，党支部在游击队配合下就在翁坑一带组织领导贫雇农民开展“三抗”斗争，逐步扩大游击地区。夜间经常派人到水北一带活动，把标语传单张贴，散发到水北附近村庄，主要内容是动员农民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收租剥削、反对抓丁派夫、反对苛捐杂税等。

当时游击队指导员郑有兴（古田人），有文化，他在翁坑向农民宣传要团结起来才能打倒反动派的道理时，从饭桌上抓出一把筷子来，折断一双，然后问谁能一下折断这把筷子吗？大家答不能。他说，我们农民就象这把筷子一样，分开三五人就受地主压迫，合起来三五十人、三五百人就不怕地主了。同时还教我们唱一首《十二劝同志们》的歌，是按十二个月节气写的，如“一劝同志们正月正，你来革命莫想家，等到全国都解放，革命成功再回家；二劝同志们识花潮，不要赌来不要嫖，赌博场中有奸贼，嫖中存有杀人刀；三劝同志们三月三……”等。据说是林群同志（陈贵芳的爱人）根据游击队的一些实际情况，参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写的，这时候翁坑附近的山村都热气腾腾，十分热闹。

自一九四七年翁坑老区建立了贫农团之后，陈贵芳也经常到这里来检查、指导工作，传达党的指示，主要是教育我们

要发动群众起来打倒地主和反动派，支援解放军渡江，建立人民政权。

（二）

一九四九年的古历四月间，陈正贵接到上级指示，要游击队组织小分队去迎接解放军解放建瓯，游击队同志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决定副队长邱福吉同志留下领导当地群众开展斗争活动，陈正贵同志带人去迎接解放军，听说当时他们到了我省与江西交界的地方接到解放军。

建瓯将近解放的几天，国民党的败兵很多，他们经水北温洋到屏南，再向福州逃跑，这时敌人已溃不成军。多数是小股的行动。于是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游击队和贫农团联合行动，组织起三个小组，埋伏在温洋长角一带，见机袭击他们，夺取枪枝先后缴来十几支枪武装自己。

建瓯解放后，陈正贵任公安局副局长，立刻派人送信到翁坑，叫我们进城。邱福吉这时因腿部负伤，由张代长、黄天送、张德洪等人送他去政和陈正初部（邱是陈正初部通讯员调来翁坑任职的）。曹贡崇和陆美彬、梁名福、张朝成、张朝雄等共二十几人就漏夜步行入城，我们到城里一看，解放军严守纪律，全部睡在街道的屋檐下，伙食也十分艰苦。于是

我们又派人回到翁坑等地，收集了几担烟笋干和两头生猪，用船送到建瓯，供应解放军。

建瓯解放十几天后，秩序稍定，陈正贵立刻带领二个连的解放军和部分游击队向东溪进军，解放东峰时一枪未放，留下一个连镇守东峰。另一个连和游击队进入东游镇，也没打一枪。陈正贵住在东游街尾溪巷码头土主庙边的叶家远、叶妹姑厝里，组织人员到附近乡村宣传解放军政策，收缴反动派的枪枝弹药。同时还到水北两天，住在龙头庙戏台楼上。也是宣传和收枪。大约十几天后，东游镇的秩序稍定，解放军回到建瓯，陈正贵也回县开会。

一九四九年古历的五、六月，陈贵芳、陈正贵又到东游镇检查工作，布署、督促筹集军粮、马料等。这时两陈就命民兵五人，负责接受东游镇的政权，国民党镇长魏理坤向我们作了移交，我们又留用了原镇公所干事张玉山（福婢、垱上人）、林则钦（福清人）两人。开始是陆美彬任镇长、曹贡崇副镇长，大约一个多月后，陆美彬调任四区副区长，曹贡崇接任镇长，仍然是梁书香民政兼文书，曹贡金财粮。当时镇里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配合剿匪，收缴枪枝弹药。筹集军粮马料柴草，一部分就地供应过境部队，一部分装船运往建瓯，支援前线解放福州、厦门等地。

（三）

南下干部没有到达时，东游镇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区公所的工作，范围包括今天的东游、水北、川石三个公社，群众习惯叫做“东溪上三里”。

一九四九年古历六、七月间，王政民、王希云同志带着南下干部到达东游镇，住在街尾旧镇公所(现在的旧公社)，白天外出工作，在庙里生活，晚上就秘密地分散睡觉，以防土匪的袭击。

有一天，在东游的后隆小学（现在的东游小学）开了一天会。南下干部和地方游击干部各有十几人参加，县公安局副局长陈正贵同志也在场，会上宣布成立建瓯县第三区（驻东峰）、第四区（驻东游）两个区公所，游击队干部也分为两个部分，梁名福、张德洪、张朝成、张朝泰等跟何宗汉同志到第三区公所；陆美彬、曹贡崇、曹贡金、梁书香到第四区，区公所也设在过去旧镇公所的地方。主要领导人是：区委书记王政民、区长王希云，武委会主任郭维平，农会主席张道安，秘书杨成森（都是南下干部），区队长王言喜（以后又换肖排长，都是山东人），副区长陆美彬（温洋贫农团长，不久因犯娶土匪妹妹为妻、贪污军粮，拦路抢人东西等错误，被关

押后开除回乡。此人做过伪保长，又是个迷信道士出身，不受管教）。同时，区公所又公布了东游乡的干部（这时东游镇改称东游乡公所），乡长曹贡崇，民政兼文书梁书香（原在党城教书），财粮曹贡金，干事张玉山、林则钦，通讯员孟××、黄林婶。区公所和乡公所都搬到街头马祖庙边叶祖翼庄里办公，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筹集军粮马料，支援过境部队，第四区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水北（水源）川石和东游三个乡的地方。

当时，各地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气焰极为嚣张，土匪团长吴勇竟在与区乡政府只有一水之隔的东游对岸莲花仔、李子林活动。乡通讯员老孟（城关人），白天到李子林收粮时，就被吴匪部下郑没目猪、黄德泉等抓去，在莲花仔山里活埋了。

一九四九年古历七月后，过境的部队逐渐减少，筹集粮草的任务也相应减轻。于是区长王希云和陈正贵同志又指派我们到各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剿匪反霸、组织农会、选举村长等工作。有一天陈正贵写了个条子，叫曹贡崇、梁名福两人，在东游选一条可靠的木船，到县人民民主政府去领枪，以便武装农会。他们两人到了城里，找到暨文海副县长，他看了陈正贵写的条子，就叫人打开了仓库房，由曹梁二人自

己去挑选枪枝。两人翻来复去的找，就从这堆旧枪中挑了一百二、三十枝枪（除了几枝中正式、三八式外，全是汉阳造、套筒、月牌之类），子弹约千四、五百发。暨副县长就派人帮我们送到长桥门码头上上船，第三天，顺利地回到了东游，陈正贵、王希云等同志见了很高兴，说："好了，有枪就能打土匪了"。

接着陈正贵和王希云就组织我们，分头发动各地农会学习用枪，掌握武器，进行武装斗争。通过工作，把东游附近村庄的农会武装起来。记得发给各村农会的枪枝是：东游街尾农会八枝（会长江细怒、李陈姑），东游后隆农会四枝（会长陈巴老），溪尾农会十二枝（会长陈仁凌、黄兴子），张墩农会十枝（会长曹富春），党城农会十二枝（会长叶乌弟派），党口农会五枝（会长黄德信），上范农会九枝（会长顺婢梨），钱山农会五枝（会长陈奴狗、又名春传），东集农会五枝（会长李金来，副会长叶家富），墩上农会十二枝（会长李招奴'又名双奴，副会长李财华）。这样东游附近的农会就都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土匪的活动受到了控制。

这时各地的土匪，一方面把有枪的农会看成是眼中钉，一方面又当成自己的猎取对象，因而四处活动，利用他们的反动社会基础，对我各村农会进行拉拢、收买、策反。由于当时

我们的地区刚刚解放，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有些农会被坏人操纵，因此，时有叛变的。如匪团长刘道明住在溪屯时，调一个班的土匪到钱山村，策动农会会长陈奴狗（春传）等五人叛变，要抓乡长曹贡崇活埋。陈奴狗等即表示不要你们出动，等他到我村开会时我们拿了送给你们处理。

有一天，曹贡崇和南下的一位白同志、周则顺等几个区干队到上范、钱山一带催粮，小白和周则顺留在上范，曹就和李彭脚（当地农会骨干，钱山庙主的独子）两人，带两枝步枪，一枝短枪到钱山村开会，发动送粮。会场在钱山的庙里，前门是溪流和大路桥，后门是进村道路，李彭脚在前门守卫，曹贡崇叫陈奴狗等人持枪在后门巡逻，自己在正殿里向群众讲话动员大家送粮支援解放军。会议刚刚开到一半，会场中的群众有不少惊慌地站起来。曹返身一看：持枪农会成员陈奴狗、刘镇富、黄万长、李金元、李金照、李喜婢等，不知什么时候都已回到正殿里站在自己身后的两边，于是立即拔出手枪，推上子弹，急问陈奴狗等到底出了什么事？陈、刘、黄、李等人神色大慌，很不自然地吱吱唔唔的答道，没……没……没有什么。曹贡崇立即命令他们复去后门村里巡逻，旋即大声叫喊群众坐下继续开会，自己只说要限期把粮送到东集等几句话，就立即散会，迅速跨出庙前大门，叫李彭脚赶快回上范村。刚登

上大桥几步，后边钱山农会陈、刘、黄、李等人背着枪枝随即追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叫：乡长吃过午饭再去，乡长……乡长……。曹李两人越觉察到他们神慌声急与常大异，十分可疑，一面谢绝吃饭，一面加快步伐跑回上范村与小白、周则顺等会合。后来才知道在开会当中，陈奴狗、刘镇富、黄万长等人悄悄回到会场站在曹贡崇的两边，互相用手势眼神向对方示意，要对方先动手抓乡长，捆了送给土匪。当时曹、李都没有发现，而会场中的群众有的人看到了，就害怕起来，他们不敢说话，就站起来想往外跑，因此会场大乱起来。

第二天，曹贡崇返回区公所开会，李彭脚为了保证军需供应，独自一人又回到钱山村（李是钱山村人）催粮，刚到村边，就被钱山村农会的四个叛徒抓去送到溪屯村内刘道明匪部。后来李被匪徒押到桂溪村后门的山上，匪徒强迫李彭脚自己脱了大衣，自己挖坑，身上两包香烟也被土匪拿去了，坑挖好后，土匪又推李倒下，然后堆上泥土，把他活埋而死。这时已是一九四九年古历的十月间。

一天，曹贡崇在区里开完会，又带十几个人到上范去催粮，住在土匪团长陆凌汉老家的炮台上，上范农会的十几人就住在陆的厝里。开完会，我们关门睡觉，农会会长顺婢梨等人再三叫门，要我们起来吃鸭子糯米饭，说大家都是做一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